

文化是什麼？從舞蹈家林懷民說起……

文：余秋雨 節選自《門孔》(台灣天下文化出版)

編按：今年1月，著名作家余秋雨的文學散文集《門孔》在台灣出版。何謂「門孔」？余秋雨說：守護門庭，窺探神聖。任何人，不管身處何時何地，都找得到這樣的「門孔」。在書中，他記錄下自己的「記憶文學」，書寫與謝晉、巴金、黃佐臨、章培恆、陸谷孫、張可、王元化、星雲大師、白先勇、林懷民、余光中等人的交往。透過這「門孔」，讓讀者一覽這些重量級文化人的神采，也窺見文化藝術在時代中閃耀的光芒。本版節選書中〈仰望雲門〉一篇中的內容，看余秋雨怎麼說舞蹈家林懷民，又如何從中看到文化之於台灣社會的重要地位。

近年來，我經常向內地學生介紹台灣文化。

當然，從文化人才的絕對數量來說，內地肯定要多多，優秀作品也會層出不窮。但是，從文化氣氛、文化品行等方面來看，台灣有一個群落，明顯優於內地文化界。我一直主張，內地在這方面不妨謙虛一點兒，比比自己到底失去了什麼。

我想從舞蹈家林懷民說起。

雲門之於世界

當今國際上最敬重哪幾個東方藝術家？在最前面的幾個名字中，一定有林懷民。

真正的國際接受，不是一時轟動於哪個劇場，不是重金租演了哪個大廳，不是幾度獲得了哪些獎狀，而是一種長久信任的建立，一種深切思念的延綿。

林懷民和他的「雲門舞集」，已經做到這樣。雲門早就成為全世界各大城市邀約最多的亞洲藝術團體，而且每場演出都讓觀眾愛得癡迷。雲門很少在宣傳中為自己陶醉，但亞洲、美洲、歐洲的很多地方，卻一直被它陶醉著。在它走後，還陶醉。

其實，雲門如此轟動，卻並不通俗。甚至可說，它很艱深。即使是國際間已經把它當作自己精神生活一部分的廣大觀眾，也必須從啟蒙開始，一種有關東方美學的啟蒙。

對西方人是如此，對東方人也是如此。

我覺得更深刻的對東方人，因為有關於自己的啟蒙，在諸種啟蒙中為最驚心動魄。但是，林懷民並不是啟蒙者。他每次都會被自己的創作所驚嚇：怎麼會這樣！他發現當舞員們憑著天性迸發出一系列動作和節奏的時候，一切都遠遠超越事先設計。他自己能做的，只是劃定一個等級，來開啟這種創造的可能。

舞者們超塵脫俗，赤誠袒露，成了一群完全洗去了尋常「文藝腔調」的苦行僧。他們在海灘上匍匐，在礁石間打坐，在紙墨間靜修。潛修十日，彈跳一朝，一旦收身，形同草民。

只不過，這些草民，剛剛與陶淵明種了花，跟鳩摩羅什誦了經，又隨王維看了山。

罕見的文化高度，使林懷民有了某種

神聖的光彩。但是他又是那麼親切，那麼平民，那麼謙和。

最安靜的峰巔

林懷民是我的好友，已經相交二十年。

我每次去台灣，旅館套房的客廳總是被鮮花排得滿滿當當。旅館的總經理激動地說：「這是林先生親自吩咐的。」林懷民的名字在總經理看來，如神如仙，高不可及，因此聲音都有點兒顫抖。不難想像，我在旅館裡會受到何等禮遇。

其實，我去台灣的行程從來不會事先告訴懷民，他不知是從什麼途徑打聽到的，居然一次也沒有缺席。

懷民畢竟是藝術家，他想到的是儀式的延續性。我住進旅館後的每一天，屋子裡的鮮花都根據他的指示而更換，連色彩的搭配每天都有不同的具體設計。

他把我的客廳，當作了他在導演的舞台。

「這幾盆必須是淡色，林先生剛剛來電話了。」這是花店員工在向我解釋。

我立即打電話向他感謝，但他在國外。這就是藝術家，再小的細節也與距離無關。

他自家的住所，淡水河畔的八里，一個光潔如砥、沒有隔牆的敞然大廳。大廳是家，家是大廳。除了滿壁的書籍、窗口的佛雕，再也沒有讓人注意的傢具。懷民一笑，說：「這樣方便，我不時動一動。」他所說的「動」，就是一天才舞蹈家的自我排練。那當然是一串串足以讓山河屏息的形體奇蹟，怎麼還容得下傢具、牆壁來礙手礙腳？

離住家不遠處的山坡上，又有後現代意味十足的排練場，空曠、粗糲、素樸，實用。總之，不管在哪裡，都洗去了華麗繁縟，讓人聯想到太極之初，或劫後餘生。

這便是最安靜的峰巔，這便是《呂氏春秋》中的雲門。

面對這麼一座安靜的藝術峰巔，幾乎整個社會都仰望着、佑護著、傳說著、靜靜著，遠遠超出了文化界。

雲門之於台灣

在台灣，政治辯論激烈，八卦新聞也



余秋雨 網上圖片

多，卻很少聽到有什麼頂級藝術家平白無故地受到了傳媒的壓迫和圍攻。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，因為傳媒不會這麼愚蠢，去傷害全民的精神支柱。林懷民和雲門，就是千家萬戶的「命根子」，誰都寶貝著。

林懷民在美國學舞蹈，師從葛蘭姆，再往上推，就是世界現代舞之母鄧肯。

但是，在去美國之前，他在台灣還有一個重要學歷。他的母校，培養過大量在台灣非常顯赫的官員、企業家和各行各業的領袖，但在幾年前一次校慶中，由全體校友和社會各界評選該校歷史上的「最傑出校友」，林懷民得票第一。

這不僅僅是他的驕傲。在我看來，首先是投票者的驕傲。

在文化和藝術面前，這次，只能委屈校友中那些官員、企業家和各行各業的領袖了。其實他們一點兒也沒有感到委屈，全都抽筆寫下了同一個名字。對此，我感慨萬千。熙熙攘攘的台北街市，吵吵鬧鬧的台灣電視，乍一看並沒有什麼文化含量，但只要林懷民和別的大藝術家一出來，大家霎時安靜，讓人們立即認知，文化是什麼。

記得美國一位早期政治家J·亞當斯(John Adams, 一七三五——一八二六)曾經說過：我們這一代不得不從事軍事和政治，為的是讓我們兒子一代能從事科學和哲學，讓我們孫子一代能從事音樂和舞蹈。

作為一個政治家的亞當斯我不太喜歡，但我喜歡他的這段話。

我想，林懷民在台灣受尊敬的程度，似乎也與這段話有關。

人類美學的東方版本

從林懷民，到白先勇、余光中，我領



略了一種以文化為第一生命的當代君子風範。

他們不肯誦古文，不披掛唐裝，不抖擻長髯，不玩弄概念，不展示深奧，不扮演精英，不高談政見，不巴結官場，更不炫耀他們非常精通的英語。只是用慈善的眼神、平穩的語調、謙恭的動作告訴你，這就是文化。

而且，他們順便也告訴大家：什麼是一種古老文化的「現代形態」和「國際接受」。

雲門舞集最早提出的口號是：「以中國人作曲，中國人編舞，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。」但後來發現不對了，事情產生了奇蹟般的拓展。為什麼所有國家的所有觀眾都神馳心往，因此年年必去？為什麼那些夜晚的台上台下，完全不存在民族的界限、人種的界限、國別的界限，大家都因為沒有界限而相擁而泣？

答案，不應該從已經擴大的空間縮回去。雲門打造的，是「人類美學的東方版本」。

這就是我所接觸的第一流藝術家。為什麼天下除了政治家、企業家、科學家之外還要藝術家？因為他們開闢了一個無疆無界的淨土，自由自在的天域，讓大家活得不一樣。

從那片淨土、那個天域向下俯視，將軍的兵馬、官場的升沉、財富的多寡、學科的進退，確實沒有那麼重要了。根據從屈原到余光中的目光，連故土和鄉愁，都可以交還給文化，交還給藝術。

藝術是「雲」，家國是「門」。誰也未曾規定，哪幾朵雲必須屬於哪幾座門。僅僅知道，只要雲是精彩的，那些門也會隨之上升到半空，成為萬人矚目的巨構。這些半空之門，不再是土門，不再是柴門，不再是石門，不再是鐵門，不再是宮門，不再是府門，而是雲門。

只為這個比喻，我們也應該再一次仰望雲門。

書介

整理：草草

四重奏：坂元裕二腳本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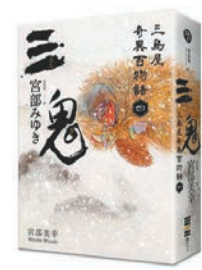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坂元裕二 譯者：王穎穎、張佩瑩 出版：不二家



男女四人，在「偶然」的邂逅下，展開了一段輕井澤別墅裡的共同生活時光。面對停在緩慢的下坡道前的人生，四人以組成「甜甜圈洞四重奏」繼續前行的故事。雪日裡的四重奏，譜出了男女關於未竟的夢想，愛情裡的距離，謊言交織的過往，一段愉快而寂寞的人生樂章。獲獎無數的日劇《四重奏》，是坂元裕二近年嘗試的「會話劇」寫作——以大量對白、驚人的心理描寫、最低限的鏡頭邏輯，編造出細密的劇本結構。四重奏亦為無數「披着類型劇外衣的愛情劇」示範了推理、愛情雙線並行的腳本寫作，編劇如何在流暢的場景、動作說明下，以直指人性的對白與敘事為血肉，為觀眾帶來一場戲劇饗宴。

三鬼：三島屋奇異百物語四

作者：宮部美幸 譯者：高詹燦 出版：獨步文化



現今日本最會說故事的國民作家宮部美幸，獻上一期一會，震撼人性的「百物語」。江戶的人氣提袋店「三島屋」，有個流傳市井的秘密。店主的姪女阿近，以獨特的方式蒐集「百物語」，一次招待一名訪客，歡迎心底藏着故事的人。憑一支畫筆，打造出供亡者還陽的客棧？大受歡迎的精緻便當店，每年卻在旺季休業？貧窮的罪人之村，靠着殘酷又溫柔的潛規則存續？自稱「女浦島太郎」的老婆婆，說出家族守護神的祕事隨即消失？目送一張張「了無遺憾」的表情離去，在不可思議的際遇中，身為聆聽者的阿近也來到命運的十字路口……

訂製完美：基因工程時代的人性思辨

作者：邁可·桑德爾 譯者：黃慧慧 出版：先覺



當人人都能訂製完美，這將帶來個體的徹底解放，還是社會的無限混亂？基因工程科技快速演進，滿足了人類「追求完美」的慾望，貌似群體的狂歡，實則蘊藏着深切的危機。當「人」能夠被完美訂製，當科技的腳步比道德的理解快速時，我們將面臨怎樣的道德挑戰？又該如何解繹並化解心中的不安？《正義》的作者桑德爾，再一次帶領大家進行哲學思辨。他指出，若不認清基因改良侵蝕人性的作用，維繫人類社會的道德基礎很可能崩塌。透過清晰的論證和生動的案例，我們將逐漸體會到在辯證訂製完美的背後，作者對身為「人」的深刻思考，以及對人性與天賦的深切關懷。

奶與蜜

作者：露琵·考爾 繪者：露琵·考爾 譯者：徐立妍 出版：遠流



三年前，加拿大籍的露琵·考爾自費推出了這本個人詩集，以「生存」為主軸，探討暴力、虐待、失落、女性意識和愛等主題，不但登上《紐約時報》排行榜冠軍寶座，盤踞排行榜100周不墜，更授權30種外語，全球銷量超過250萬冊。全書共分四章，分別是傷痛、愛戀、心碎與療癒。在作者所開啟的這場療癒的旅程中，有原生家庭帶來的陰影、童年遭遇帶來的傷害；也有愛情帶來的喜悅，以及被愛背叛引發的痛苦。每一章都有不同的目的，旨在處理不同的生命傷痛，療癒不同的心痛。本書作者將帶領讀者，一起出發去體驗人生中最苦澀的時刻，但也是在最難熬之時。因為在經歷痛苦後，我們走過療癒之路，才會對未來依然憧憬，而只要願意尋找，仍能發現四處的甜蜜。

Consent

作者：Leo Benedictus 出版：FABER & FABER LTD



故事以一個不知名的敘事者說故事，他喜歡跟蹤人，強調讀者都已經知道他是誰了，這次的目標是一個名叫法蘭西斯的女人，法蘭西斯在工作上碰到了一點問題，她認為老闆在找她麻煩，雖然想要補救，但情況越來越糟，法蘭西斯覺得似乎有人暗中在耍把戲，這個人是誰？作者李歐·班尼迪克斯的第一本小說Afterparty即受到好評，本書延續前作聰明的劇情設計，把玩傳統的小說形式，書封只有書名Consent(同意)，書背則是Read Me(讀我)，喜歡解謎的讀者絕對會喜歡。

讀不懂天地人生——讀《天局》

這本書收錄了《天局》、《快馬》、《高人》、《命運的玩笑》、《珍郵》和《聖徒》六篇小說，小說共同的特點是大多是荒誕寓言式的情節，讀起來都給人壓抑的感覺，人物形象都是扭曲變態的。之前周梅森編劇的電視劇《人民的名義》熱播，也帶動了此書的熱銷。不僅是劇中人物和同僚口中的小說《天局》吊足了觀眾的胃口，作者與編劇長期交往中形成的共同認識，也讓看過電視劇的人弄明白《人民的名義》的意義究竟何在提供了方便。「能過審又要好看，找到這個平衡點，體現了周梅森很高的政治智慧。」但即便說：「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點是，在主旋律的前提下，大膽地用猛烈的矛盾衝突揭露腐敗，大膽的台詞、大尺度高級別場合的刻畫，這點是很高明的。」該劇在這個時候推出，還是很耐人尋味的。作者說：「《天局》講的是一種極致精神，主人公渾沌雖然是農民身份，但願以生命為棋，勝天半子，這是人類的極致精神，可以是對藝術的追求，也可以是對權利、財富、地位的極致追求。這種極致精神很符合同僚極致的奮鬥、極致的貪婪和極致的博奕，有一種極致追求的悲壯感。」周梅森說：「我把它作為耐人尋味性格形成的重要線索，耐

偉喜歡讀《天局》，可惜只讀懂了一半，所以註定失敗。一部《天局》，教人讀懂天地人生。」那麼，這個寓言式的故事，告訴讀者這種極致的悲壯，究竟是徒勞的宿命還是值得讚揚的拚搏？恐怕很難看懂吧。天機一旦被識破，此人也就必須死了。
《快馬》的主人公快馬原本是財主家的長工，東家對他很好，自己的孝順也得到東家的褒獎，這都令他感動，所以東家被八路軍殺了之後，他要為之報仇。他和選鄉團的人一起弄死了村長，可是村長的母親在審判他的時候故意沒有指證他的罪過，讓他苟延殘喘地活了下來，而自己的女兒卻要和他劃清界限！現實是舊的既得利益者被剝奪之後，新的既得利益者支部書記橫行霸道，害死了人，可是被害人的父親反而要娶敢於除害的快馬！快馬臨死之前長嘆：「天滅我也！」的含義是耐人尋味的，不是簡單的所謂階級鬥爭，而是人的存在感有無的問題。
《高人》也同樣是這個主題，只不過是換了一個環境的不同故事，小說最後提出了在靈與肉分離的荒誕之中，「誰來拯救腦袋」這個沉重的問題，讓人思索是什麼造成了這種局面？回到底層的出路問題上仍然比較絕望，耐人尋味是不

揮手段地去官場賭一把，而高人卻落入了江湖賭局，除了賭博難道沒有了正道去改變命運？說到改變命運，讓我想起傳說中福字倒貼的由來不是和朱元璋、慈禧太后有關就是與王府有關，但也有入說，那是底層人家在祈求改變命運，希望來個風水輪流轉，編個故事把大人物抬出來，是用來掩飾本意的，不然豈不是犯忌？
《命運的玩笑》中的災星大阿福，不僅自己是個倒霉蛋，而且誰與之沾邊誰就倒霉，可是他也竭力想改變命運。荒誕的是倒霉也是可以被人利用的，而他的善良也註定了他只能被人利用而已。這個世上無知者總比聰明人多，聰明人也可以用利誘和打壓讓他們變成笨蛋，何況還有那麼多涉世不深的年輕人可以利用，只要把大多數人玩於股掌之上就可以無敵於天下。經過懵懂中的生死經歷，大阿福終於回歸了認命！所幸他還有令人唏噓的愛。
《珍郵》裡的「文革」郵票「祖國山河一片紅」在小說裡一出現就勾起了讀者的無限遐想。貼了二張這種郵票的情書，居然從當時年輕英俊而且大權在握

書評

文：龔敏迪

《天局》 作者：矯健 出版：作家出版社
的軍代表手中橫刀奪愛。然而貧困與平淡的生活，卻讓他的愛人在猥瑣的老板面前產生過動搖，所幸，她終於給了財富和聲望達到頂峰的老板一個耳光，人和那封信都得到了老板在思家這記耳光的含義，而作為背景的龐大武職像意味深長的微笑。顧炎武的名言在他的《日知錄·正始》中是這樣說的：「保國者，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，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賤，與有責焉耳矣。」

《聖徒》依然是小人物劍走偏鋒幹譎活，以博出人頭地的江湖故事。改變這種狀態難道是宗教的力量？小說的結尾說：「一線光明足以刺破黑暗王國。光，遠比黑暗強大。」這當然是美好的鼓舞，但無知力量常常強過知識的力量，自然界也是光明與黑暗的交替。黑暗並不可怕，只要光明默默地作持久的努力，總是要衝破黑暗的，靠賭博式的投機，恐怕只會加重黑幕的延續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-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pp@gmail.com